

好

甲
乙
集

甲乙集

小序

這裏所收的幾篇文字，因為都是作於甲申乙酉之年，所以名曰「甲乙集」。

三百年前的甲申乙酉，是明代滅亡之年。崇禎殉國在甲申三月，宏光被俘在乙酉五月。六十年前的甲申乙酉，是中法戰爭之年。光緒十年甲申，中法宣戰，次年乙酉，和議成。安南割屬法國。又十年而有甲午中日戰爭，更十年甲辰，有日俄之戰。東方局勢，遂以大變。

當今的甲申乙酉，是中國，也是世界大轉變之年。千餘年來積弱不振的中國，能否從此統一復興，這可說是第一步。想起了周世宗以來的中國史，我是抱着莫大的期望。而就世界大局言，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兩大對立中，中國的民族解放主義將何以自處，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。

這本小集子的印行，一方面固是敝帚自珍之意，但在同時，也有紀念這個大時代的意義在。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於上海

目次

三國時代與南北朝·····	一
西力東漸與東方西漸·····	九
馬關和議五十年·····	二一
甲申乙酉的大事·····	四九
周世宗千載遺恨·····	六〇
歷代的建都·····	七四
讀史漫談·····	八九

三國時代與南北朝

——中國的將來——

在中國史上，有兩個三國鼎峙的時代，也有兩個南北並立的時代。一是漢末的三國，和蜀吳各據一方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一是五代以後，宋雖統一中國，然北方有遼，陝北寧夏一帶，仍有西夏，仍為三國鼎峙的形勢。兩個南北並立的時代，也如這樣，一為衆所共知，就是晉室亡後，北方為元魏的統治，南方為宋齊梁陳四朝。還有一個比較不為人所注意的，便是趙宋南渡以後，北方成為金源的天下，南北分裂，直至蒙古興起而始統一。一部中國史，以此為止，真如三國演義所說，是依着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」的原則而演變的。但自趙宋亡後，歷元明清，以迄民國肇建，却情勢大異，都是一統相承，未嘗有過分裂的時代。這是很可注意的。

然而過去千年的歷史雖如此，今後的形勢，却未必然，這就更值得我們的注意了。蓋自趙宋以後，雖無分裂割據的時代，由今日的形勢，似乎大有出現第三個三國時代或南北朝

的可能。目前中國政局，各派勢力，割據紛爭，常使人聯想到過去的魏蜀吳三國。但是世界大勢，自德國崩潰以後，三角鼎峙的狀態，似已發生變化。換言之，即有從三角關係轉變為對立的平行關係的可能。然則中國的前途，將是怎樣呢？

我們知道歐洲形勢，自希臘羅馬以來，始終未曾有過統一的政權。由西羅馬帝國的分裂，形成了今日德法意三國的前身。由神聖羅馬帝國的出現，造成了德法兩國對立的局勢。拿破崙帝國的破滅，是法國統一歐洲的野心的失敗。而最近兩次大戰，德國的敗績，就是日耳曼民族統一大陸夢想的毀滅。當第一次大戰以後，有所謂汎歐運動（Pan-Europe）者是法國欲利用之以造成歐洲聯邦。最近希特拉之標榜建立「第三帝國」，亦無非欲繼承神聖羅馬帝國的雄圖。德法民族之相爭，歷千年而不解，自然是很可慨嘆的事。但是最可注意者，則縱觀歐洲歷史，當希臘羅馬時代，可說是希臘拉丁民族的全盛期。以後，因日耳曼民族的侵入，羅馬帝國滅亡，於是歷中世黑暗時代以迄今日，為條頓民族的全盛期。這次戰爭，為拉丁民族的法意兩國，首先崩潰，繼着德國亦一敗塗地，斯拉夫民族的蘇聯，其勢遂如怒濤，將席捲全歐大陸。同為條頓系統的英美兩國，以其海上的勢力，決不足以阻止蘇聯的發展，故頗欲利用敗戰後的法國，藉以保持西歐大陸的一部。這形勢很明白的表示今日的歐洲，是英美條頓民族合法意拉丁民族對蘇聯斯拉夫民族，亦即英美資本主義與蘇聯共產主義相對立的

局面。所以由德國的崩潰，世界和平雖已到來，但是未來的糾紛，却方興未艾，未許樂觀。東方的形勢，也如這樣。十九世紀以來，俄國的勢力經亞洲大陸由北而南，英法的勢力經印度洋由南而北。中國日本是同在此南北夾攻之中。其間日本因明治維新走上了近代統一國家之路，於是成了亞洲的強國。但是日本忘記了中日兩國有共通的運命。對於第一次中日戰爭的意義，竟絲毫無所認知。像普奧戰爭一樣，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爭奪領導權的鬥爭，俾士麥知道既已擊敗奧國，就當以極寬大的條件與之恢復和好。然而日本則不然，反視此為大陸發展的第一步。於是由割讓遼東，釀成三國干涉。還遼以後，中國引俄制日，因為拳亂，俄兵遂進入滿洲，這爆發了日俄戰爭。當是時，英國因為俄國勢力的席捲而南，故不惜與日同盟，以為牽制，美國為了維持其中國領土保全政策與門戶開放主義，亦頗同情日本，中國則因痛感俄人勢力的壓迫，其與日本簡直立於共同戰線，故此一戰，真可說是保衛東亞的戰爭。然而日本戰勝以後，為了對抗美國的政策，竟轉與俄國成立協定，平分滿洲利權。同時，更利用英國的同盟關係，不惜對華肆其壓迫。日本的大陸政策由此走上了第二步，而中日兩國間的仇恨，亦愈結而愈深。

民國建立以後，日本始終不知援助中國統一的使命，反利用歐洲大戰，對我提出二十一條要求。華府會議的結果，日本雖一時與英美的國際協調主義表示合作，然其大陸發展的野

心，迄未稍戢，迨至世界經濟恐慌時代，遂有九一八事變。以後，得寸進尺，其欲竟無窮盡，於是卒爆發而為兩國間全面的戰爭。日本忘記了中國原來是東亞的兄弟之邦，中國的殘滅，於日本亦未為有利，對華的戰事，毋寧是日本實力的浪費。三十年前由遼東問題所釀成的日俄戰爭的教訓，日本竟亦絲毫不省，因為英美的阻礙其大陸發展，不惜對之發動太平洋戰爭。這情形有點像普法戰爭，俾士麥只知普奧兩國之仇是宜解不宜結，却忘記了普法兩國在歐洲大陸也有共同的運命，卒因割讓阿爾薩斯羅蘭問題，種了甚深的仇恨，為第一次歐戰的禍根。以後，法國又冤怨相報，激成了希特拉的對法用兵，又取阿羅兩省以去。希特拉也許到死沒有知道德國真正的敵人是斯拉夫民族的蘇聯能，否則，他何以反先用兵法國而後始進攻蘇聯呢？或者說這是德國所以斷絕後顧之憂的戰略。果其如此，日本的進攻中國也可作如是解——這到底還是敵友關係未能有明白認識之故。然而在中國與法國的一面，同樣有着蘇聯，其他一面更同樣的有着英美，因為兩面作戰腹背受敵的結果，日本與德國同樣，果然戰爭失利而崩潰了。

總而言之，無論歐洲問題，中國問題，其在今日都是牽涉多方面的世界問題，決不是可以逞着孤氣單獨解決的。希特拉因為不知德法合作之意義，致有此次的敗績。同樣，日本也因不知中日合作的重要，以致一誤再誤，卒至明治維新七十年來的功業，隳於一旦。所以為

將來計，我們對於當前的國際形勢，殊不可不有審慎的考慮。這就是在日本失敗以後，當美與蘇聯之間，中國應該怎樣自處的問題。

中國當前的大事，大家都知道爲和平、統一、建國三者。但是言統一則有共產黨的擁兵自雄，割裂中國，言建國則如資本技術等等，都爲急需。當此之時，日本的政策若依舊是分裂中國，擾亂中國，則共黨勢力正好供其利用，我國的統一便將大受阻礙。然而日本應知共黨勢力的發展，就是蘇聯勢力的膨漲，而中國大陸的混亂，日本必不能脫然事外，毫無影響，故爲日本計，時到今日，亟應幡然覺悟，以全力援助中國的統一運動。日本應知只有統一的中國，乃能援助敗戰的日本，共同協力，以保衛東亞。且我們須知蘇聯的勢力係自大陸而來，過去英國爲了海上的勢力不足與俄國相敵於大陸，故與日本訂立同盟，以相抗拒，我以新造之邦，實力未充，自更需中日兩國的協力，始足以屹然自存。因此之故，我們今後對於日本應當立即清算過去的舊恨，而與之攜手，視爲兄弟之邦。這是其一。

次就建國問題言，則目前形勢，不必說近代國家的建設，即如戰後瘡痍的恢復，也需有巨大的資金與多數的機械及人才。日本在近代產業的發展上，我們不必諱言，是遠較我們爲先。此次因爲戰敗，其所有的重工業必須拆毀，我們倘能善加利用，則以日本的機械與人才，一轉手間，便可爲我國建立工業的基礎。且如醫學及農業方面，日本正不少優秀的人才，

可供我們的借用。故我以為中日兩國技術的合作與經濟的互惠提攜，其需要之急，殊無過於今日者。但是當此戰後，日本與中國同樣，最缺乏的是資本。這就需要美國的援助。中美日三國倘能從此成立友好關係，從事經濟的發展，則太平洋的風平浪靜，我敢確保其為一種事實而非空言。

又在長期戰爭以後，各國人心無不希望和平者，尤其中國，要想圖謀國家的統一及產業的開發，更非有和平的秩序不可。但是和平秩序的保持則有賴於國家力量的充實。目前形勢，因日本的戰敗，蒙古滿洲朝鮮都是當前極重大的問題。美國的海上勢力，於此似不能有何等助力。反之，蘇聯的大陸勢力，以國境相接的關係，實最可注意。故就這些北方問題的處理言，日本無疑的是中國有力的夥伴，足為中國的臂助。這就是說要維持東亞和平，中日兩國的協力，乃必要的事情。

或者以為如此將與蘇聯為敵，則我以為不然。姑不論中國正當完成統一，建設國家之時，必須對外保持國際和平。且如蘇聯，苟能保其國境，勿相侵陵，我亦無與為敵的必要。中蘇二國果能和好無事，其於東亞，於世界，不消說是最大的幸福。然而無論如何，我究不能置西北兩方綿延數千里之國防於不顧。這裏所說的對日協力，其意即在充實此西北兩方國防的實力。蓋中日兩國的形勢，正如三國時代之吳蜀「其為唇齒，進可并兼天下，退可鼎足而

立」(蜀使鄧芝對孫權語)，「各保一州，阻山依水，有急相救，此小國之利也，今還自相攻，天亡之也」(荆陣對曹丕語)。故日本果能澈底覺悟，放棄其支配大陸的野心，則我自無不能與之協力的理由。而就今日言，中日的協力乃是兩方都有利益的事。鄧芝使吳對孫權曰「臣今來亦欲爲吳，非但爲蜀也」。像吳蜀一樣，經過了這次戰爭，我們希望中日兩國也能有如鄧芝那樣的認識。

總而言之，今之世界形勢，已很明白，在蘇聯共產主義與英美資本主義的對立中，歐洲大陸與東亞大陸俱不免爲兩大勢力逐鹿鬥爭之場。戰敗後的法國，倘能與德國聯合，利用英美的物資，從事復興，那末尙足爲歐洲的中流砥柱，以阻止赤化潮流的西侵。同樣，東亞的中日兩國，倘能從此協力，與英美作經濟的提攜，以建國復興，則在此二大勢力之間，亦不失爲獨立的存在。果其如此，那末今後的世界，可說是鼎足三分的形勢，這是新的三國時代。反之，若不自振作，而依附一方，不惜爲其附庸，則勢必展開激烈的鬥爭，而形成對立的局面。我國今日之可懼者，實在於此。例如蟠居西北的共黨，近正循長城，由內蒙、華北、滿洲而發展，以謀與蘇聯外蒙的勢力相呼應。這個赤色的力量若一旦結合成功，那末我國北方大陸，將就是共產黨的統治，蘇維埃的天下。這不就是過去歷史上南北朝的形勢嗎？由中國史以觀，趙宋亡後八百年未嘗有過分裂的局面，是共產黨的割據，將不免爲中國的統一運

動所消滅。但是我們須知自趙宋以來千餘年的中國史，從契丹、女真、蒙古以至滿清，都是外族入主中國的局面，則由今日共黨依蘇聯以自重的形勢，我們殊不能不爲中國前途懷無限之殷憂！

中國今後的歷史，究竟是三國時代，還是新的南北朝，是在我們這一羣歷史的創造者。

（卅四年八月）

讀史管見（二）

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，德川幕府的覆亡，誰也想不到會是德川三百年統治所竭力提倡的漢學，蓋尊君抑霸，大義名分的思想既明，幕府統治遂根本發生動搖。德川光圀之「大日本史」，其被視爲日本勤王思想的源泉，實非無故。中國君主正統的思想，其大有造於日本也如此。

但是說也奇怪，滿清的顛覆，民國的建立，其最大的動力，却來自日本。滿清末年爲了變法自強，派了多留學生到東西各國，而到日本學陸軍，習法政的，爲數最夥，也就是中國革命分子的中堅。由民族主義民權思想的輸入，於是滿清的異族統治發生了動搖，而卒趨於顛覆。

西力東漸與東力西漸

——夾攻中的奮鬥——

十九世紀是大西洋時代，是西力東漸的時代；二十世紀是太平洋時代，是東力西漸的時代。



自十五世紀末葉，科倫布爲了到達東方印度而西航，結果發現西印度新大陸，「到東方去」遂成爲西人憧憬的目標，於是羅馬教王爲了調解西葡兩國的衝突，分世界爲二：以東方屬葡萄牙，而以西方屬西班牙。一四九七年伽馬（Vasco da Gama, 1460-1524）奉葡王之命而到達印度，可說是西力東漸之肇始。而一五二〇年麥哲倫（Ferdinand Magellan, 1480-1521）奉西王之命西航，越南美麥哲倫海峽而到達菲律賓，則可說是東力西漸的初聲。葡萄牙人的東來，是沿着非洲海岸，越好望角而東航的。西班牙反之，乃是西航越南美而到達太平洋的。故在十六世紀（明正德嘉靖時）出現於亞洲的白人勢力，是一由西來的葡萄牙與一由

東來的西班牙。

由海上交通的距離言，繞越非洲而自西東來的航程，是遠較必須橫渡大西、太平洋兩者爲近，因此之故，以後三百年間，西人勢力都是從非洲而東。最初是葡萄牙人，在一五一五年光景，他們就到達中國海岸了，澳門之許其爲通商口岸，事在一五五七年（嘉靖三十六年）。繼着來到的是從新大陸橫渡太平洋而西的西班牙人。但是以後如荷蘭英法諸國，他們却都是循着葡人的航路而東來的。迨十七世紀以降，西葡的勢力漸就衰落，以後在東方便全是荷英二國的天下。不過英國的目光集中於印度，故當十七世紀，荷人以爪哇爲根據，驅逐西班牙在台灣的勢力，頗活躍於南中國海岸。

又由繞越非洲而東航的地理言，首當其衝者爲非洲，次之爲印度，又次乃至中國，日本則在最後。故黑人大陸的非洲，其爲歐洲白人所分割者最早。十九世紀是帝國主義的分割時代，非洲既無一片乾淨土，印度也亡於英國的東印度公司，於是地理的次序便輪到了中國。一八四〇年（道光二十年）的鴉片戰爭，翻開了中國近代對外屈辱史的第一頁。從此以後，中國每戰必敗，每敗必訂屈辱條約，割地賠款，卒至外藩盡失，門戶洞開，國幾不國！

十九世紀是英帝國主義的活躍時代，他擊敗了西班牙、荷蘭及法國的勢力，從荷蘭手中奪取了好望角（一七九五），他把握了從歐洲繞越非洲以達東方的航路，蘇彝士運河開通（一

八六九)以後，又收買了運河的多數股票，而取得其支配權(一八七五)。從歐洲到東方的兩條航路，此時均入於英國的掌握。當是時，美國勢力微不足道，其在東方，實惟英國之馬首是瞻。但一八四四年的望廈條約，他運用了所謂最惠國條款，却得到與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同等的利益。

上述各國的勢力都是從南方海上來的。俄國則不然，因其領土綿亙大陸，故勢力東漸的方式不同。俄國是越過烏拉嶺，逐漸東向發展的。大概在十七世紀中葉，俄國的勢力已到達太平洋岸。那時正當滿清建國之初，所以雖以俄帝大彼得的英武，對於這樣遼遠的東方，究竟無能為力，一六八九年(康熙二十八年)的尼布楚條約，實為中國與歐洲國家正式訂約之始。一七二七年(雍正五年)更有恰克圖條約，規定中俄兩國的邊界。自此以後，到了十九世紀，因為英法海上勢力從南方侵入，滿洲朝廷一再敗績，於是俄人利用了一八五八年(咸豐八年)的英法聯軍，與我訂立愛璦條約，取得黑龍江以北的地方，又利用一八六〇年(咸豐十年)的第二次英法聯軍攻破北京，與我訂立北京條約，取得烏蘇里江以東的土地。這表示俄國大陸勢力由北而南的形勢，而與此同時，英國的海上勢力則由廣東沿海北上。十九世紀的中國，就是這樣在這海陸二大勢力的夾攻中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十九世紀後半的日本，其國際的情形，與中國差相彷彿。最先到達日本的也是葡萄牙人，時在十六世紀中葉，其後數年，西班牙人繼着前來。到了十七世紀，荷蘭的船隻也來到日本了。像我國的廣東一樣，日本最先與歐人發生接觸的是九州。而當此之時，各國來到日本，都以通商傳教為主，未有侵奪領土的野心，這情形也與中國初期相同。

但是日本的情形，有與中國不同者。即在十九世紀中葉，中國是因了英國的大砲轟開了閉關主義而開港通商的。這因為英國是歐洲國家，故從西方東來。因此英國先到中國，然後才到日本。在他忙着對付中國的時候，當然一時不會注意到日本。所以當中國鬧着鴉片戰爭時，日本得太平無事。至其後打破日本的鎖國政策的，不是由西而東的英國，乃是由東而西的美國。美國渡太平洋西航，當然先到日本。一八五三年（咸豐三年，嘉永六年）美國提督彼理（Admiral Perry）突然帶了四隻軍艦來到東京灣，要求開港通商，於是有次年的神奈川條約，接着英俄荷蘭也提出同樣要求。當是時，俄國的勢力已從北方海上逐漸南下了，時至于島庫頁島方面侵擾。日本以此痛感海防的重要，引起了攘夷論與開港論的對立。

我們知道當時的日本是幕府政治，對着這國際的危局，日本是像中國一樣無力抵抗的，鴉片戰爭的教訓顯明的尙在眼前，所以幕府的主張是遷就事實，開港通商。一八五六年（咸豐六年，安政三年）美使哈里斯（Harris）來到日本，要求締結通商條約，幕府不得已，遂

於一八五八年（咸豐八年，安政五年）不待勅許，與之訂約，開函館、長崎、神奈川、新潟、兵庫等五港爲通商口岸。英俄法荷四國繼之，也與日本訂約。這正給與主張尊王攘夷的反對派以口實，認此爲幕府的屈辱，於是倒幕運動瀰漫全國。幕府於此只好順從大勢，決定於一八六三年五月（同治二年，文久三年）實行攘夷。但是爲反對派中堅，即攘夷黨領袖的薩長二藩，却是作戰失敗，英美法荷四國的聯合艦隊砲擊下關，致長洲藩不得已而求和，英國艦隊並進攻鹿兒島，薩摩藩亦抗戰不利。於是形勢一轉，成熟了開港的機運，至一八六五年（同治四年，慶應元年）遂正式批准安政五年的草約。這時候，中國經過了兩次的英法聯軍，由天津條約（一八五八）與北京條約（一八六〇），已早屈服於列強的砲艦政策下了。

德川幕府經此劇變，聲威大衰，於是由國內革新的機運，一轉而爲王政復古，明治維新。一八六七年（同治六年，慶應三年）幕府奉還大政，次年改元爲明治元年，日本由此走上了近代國家的第一步。既移都東京，改革官制，又廢藩置縣，實行徵兵。日本以歐化政策努力國內建設的結果，果然國富兵強，遂以其學自歐美的新武力施諸同爲東方國家的中國，因朝鮮問題而與之發生戰爭。一八九四年（光緒二十年，明治二十七年）的一戰，中國從此淪爲二三等國，日本則置身於強國之林。迨一八九九年（光緒二十五年，明治三十二年）改約運動成功，日本遂完全與各國列於平等的地位。

★ ★ ★ ★

在相隔了五十年的今日，來溯說第一次中日戰爭的情勢，是甚有興味的。甲午戰爭的結果，中國是失敗了，於是由美國的調停，展開休戰議和的機運。但這件事情可不容易，因為日本以戰勝之故，正是氣餒萬丈。這裏為方便計，最好引用當時身當折衝重任的外相陸奧宗光回憶錄中的原文。他說道：

「我國一般主戰的氣餒，雖未嘗稍衰，但此時社會局部也有主張講和的，惟其意見則彼此之間，不同殊甚。如世間一般大言壯語徒快一時者，茲且從略，而政府各部負責當局，因各忠於其所事之故，亦頗有以己所希冀之條件為主，而與其他條件為從者。例如海軍方面當初之希望，以為台灣全島的割讓，其必要過於遼東半島，而在主張割讓台灣者當中，也有以為我若不能占領遼東半島，則可使滿清將半島割讓朝鮮，更由朝鮮政府借與我國，至於台灣全島，則無論如何非歸我版圖不可。反之，在陸軍方面，則以為遼東半島乃我白骨流血的結果所取得者，究不能與我軍足跡尚未到達的台灣相提並論，且遼東半島當朝鮮的背後，扼北京的咽喉，為國家將來長久計，實非領有不可。又如負責財政者的意見，他們對於割地問題，頗不熱心，他們的希望只在能獲得鉅額的賠款。」